

# 说“械”

李雪琪

(南开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械”字有堤通窰和褻器两义,但均只收录于各家字书当中,在其他汉籍文献中很少出现。《淮南子》中有“发城决唐”一词,以往都将“城”理解为水坎,但日籍《倭名类聚钞》及《篆隶万象名义》表明,《淮南子》原文为“决塘发械”,这也是各家字书释义的来源。而“械”的褻器义应是来源于虎威猛可畏的文化内涵。“械”传至日本后二义均得到了保留,成为较为常用的日语汉字词。

**关键词** 械 堤通窰 褻器

## 1. “械”的闾窰义

“械”有堤通窰、决塘木义。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木部》:“械,于归切。械窰,褻器。又决塘木也。”日本空海《篆隶万象名义》卷四十一《木部》:“械,於归反。隄通窰。”五代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卷一:“械,决塘木。”《广韵·微韵》:“械,决塘木也。”《集韵·微韵》:“械,一曰通陂窰。”《玉篇》又有“城”字,释为“决塘”。“城”与“械”音义皆同,且“城”字仅见于《玉篇》,应是“械”之俗字,“械”与堤坝相关,故后人变“木”为“土”,盖为陈彭年所增(参见杨宝忠,2018:14)。“堤”即大堤,“通窰”即水门,“堤通窰”就是大堤上的水门、涵洞之类的设施。“决塘木”就是堤坝上的木水闸,“决”就是打开缺口的意思。

古时水窰多为木质。《汉书·沟洫志》:“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明张国维《张橦答张寅论水利书》:“则多置木窰,而又旁通月河,设为輓坝,每遇大旱大涝,用以济窰闸之所不及吐纳,且以便小舟之往来。”水窰是农业及水利工程非常重要的一环,现在南方地区仍存在。

水窰不仅仅只是一个门洞,还包括可以开关的闸门。水闸就是建在河床或湖边控制水位的装置,又叫“提閘”“闸”“斗(斗、斗)”“陡门”“牐”等。近年广州出土的西汉南越国木构水闸就是早期水闸的典型样式。《汉书·循吏传》:“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閘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宋李焘《续资

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七：“每百里置木牐一，以限水势。”“水窰”“水闸”虽然不同，但因窰口皆有闸用以调节水位，所以这两个概念常常连用。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六：“宋人有言牐窰欲多广，谓此也。”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田赋考》：“至九年二月晦毕工，复置闸窰，启闭以时。”因此虽然“决塘木”从表面看起来仅仅指木闸，但其与“堤通窰”所表达的意义相同，都是闸门与涵洞的统称。

“械”字表示闸窰义在中国的文献典籍中很少出现，《淮南子》中有一例，但有争议。

西汉刘安《淮南子·主术》：“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威行也，若发城决唐。”《原本玉篇·阜部》中“发城决唐”作“~~发城决唐~~”（发城败唐），“~~城~~”即“城”的坏字。高诱注：“城，水碱也。唐，堤也。皆所以蓄水。”《说文》无“城”字，《龙龕手鑑》卷二《土部》：“城正，城俗。苦感反，城珂。”可见，“城”为“城”（即坎）的俗字。“城”亦是“碱”的异体字，后晋可洪《可洪音义》卷四：“沙壘，郎古反，确薄之地也，碱土也。正作碱也。”“碱土”即“城土”。

由于高诱所注“城，水碱也”近于无释，诸家对此字颇有争论。于省吾认为《淮南子》中的“城”是“坎”之借字，“坎”即水坎（参见张双棣，1997:994）。杨宝忠（2018:14）对其进行了反驳：“原文‘发城决唐’形容‘威行’之势不可阻挡，若从于说读‘城’为‘坎’，坎训坑，乃低于地表者，如何‘发’之？”向宗鲁则认为“城”当为“械”，高诱注“城，水城也”中，“水”应是“木”的讹误，原文应作“城，械也”（参见何宁，1998:679-680）。高注“水碱”之水不必言误，本字可通，“水碱”即“水械”，也就是水闸。除此之外，笔者认同向宗鲁的观点，理由有三：

首先，《淮南子·兵略》：“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崩山决塘”与“发城决塘”体例相同。“崩山”与“决塘”同义相连，都表示冲开阻挡物。那么“发城”应该也是类似的意思，所以将“城”理解为闸窰文顺义通，“发械”就是开闸，“开闸”“决塘”也是同义连用。

其次，“咸”与“威”由于形近经常讹误。南北朝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七十一：“太宁元年秋，刘曜自陇上西击凉州，遣将军刘咸攻韩璞于冀城。”注在“咸”下曰“一作威”。清张澍辑《三辅决录》卷二：“汉末大鸿胪射咸本姓谢，名服。天子命为将军，出征。以姓谢名服不祥，改为射氏名咸。”注曰：“咸一作威。”《易经·临卦》：“咸临，吉，无不利。”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卷二：“疑此爻咸当作威，形近而讹。威临者，以威临民也。”“土”与“木”也有混用之例，如唐王桀《麟角集》：“行不止者，虽远必臻。亦犹积水为莹冰之始，层台实累木之因。”木字下注曰：“一作‘土’。”唐林宽《哭造微禅师》：“虚堂散钓叟，怪木哭山精。”“木”一作“土”。

最后，日本源顺《倭名类聚钞》卷一：“械，音威。《淮南子》云：‘决塘发械。’许慎云：

‘械,所以通陂窾。’可见,源顺时代许注仍未失传,对此字的解释为“通陂窾”,且他所见到的《淮南子》原文应作“械”。顾野王在编纂《玉篇》时大量采用许注,据李秀华(2010:40),“仅残卷所引许注,就涉及了除《天文》《地形》《时则》《精神》之外的其他十七篇,约有36条。由此推知,若是足本《玉篇》,其征引的许注将相当可观”。而日本空海的《篆隶万象名义》正是依据《玉篇》所编撰的一部字书,其中将“械”释为“堤通窾”,与源顺所见的许注“通陂窾”仅仅是字序不同。由此我们可以认定,顾野王《玉篇》中“械”的释义应是“堤通窾”或“通陂窾”,这也是承袭《淮南子》许注而来。这也证明了《淮南子》原文应作“械”。而其他字书将其释为“决塘木”,应是直接借用《淮南子》原文。“械”字从木,字书就在“决塘”后加上“木”字以表类别。由此可见,不论是“堤通窾”还是“决塘木”,都是依据《淮南子》而来。不过目前我们仍未在文献资料中看到更多的用例,这正如赵振铎(2001:30)所说:“有的字除了辞书记录外,找不到用例,曾经有人把这类字目为‘死字’,其实这些字在某一个时期应该是通行的,只有这样,它们才会被字典记录下来,现在没有发现用例,并不足以说明它们不重要,随着古籍整理和考古工作的开展,有些‘死字’能够找到例证,或者在文献考释上起重要的作用。”

## 2. “械”的褻器义

除了决塘木一义,“械”还有褻器义。这个意义目前可见的最早资料是许慎的《说文》:“械,械窾,褻器也。”后世学者对此字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和许慎一样,认为“械”“窾”二字相连表示褻器,例如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卷六上:“贾逵曰:‘械,虎子也;窾,行清也。’是谓械窾为两物也。许君不用师说者,‘械’字不见于经,‘窾’亦是借字,必相附而后成义也。《史记·万石君传》借‘脩’字用之,《玉篇》《广韵》有‘脩’字,则后作之专字矣。”而另一种则认为“械”“窾”二字需分开理解,“械”是小便器,“窾”是大便器,例如贾逵、段玉裁、朱骏声等。《史记·万石君传》:“(石建)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脩,身自浣涤。”裴骃《集解》引苏林音义:“贾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窾,行清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虎子所以小便也,行清所以大便。……械窾二物,许类举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受尿之器曰械,受茵之具曰窾,曰厕,亦曰行清。”

“械”的褻器义之所以至今都无定论,正如王筠所说:“‘械’字不见于经。”在元代之前仅见于字书,未见文献中的实际用例。元代以后的典籍中“械”字偶尔出现,且都与“窾”字相连。元许有壬《至正集》卷六十五:“初则是以粪而受糞秽,曾械窾之不若也。”明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卷一《坑厕赋》:“性喜旷放,不乐械窾。”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三:“上命户部尚书海望为治第,凡什物、楹禁、盘匱、械窾之属,必具已报齐矣。”清代的方志中多有出现,大多数都是表现某人孝敬、高尚的美好品质。清陈澧《(光绪)香山县志》卷十五:“(黄三顺)母目瞽,械脩躬自浣涤。”清

史梦兰《(光绪)抚宁县志》卷十四：“(王实成)既无妇,凡中饋、澣盥、械箭诸琐事,皆于农歇时身亲之。”这种用法应是受《史记》裴骃集解的影响,后世很多人径用《说文》中的连文表达这个典故。这些用典现象不足以代表现实中的语言特征。这种为了使文章显得古朴典雅而常用一些生僻字词的掉书袋行为并不少见。例如,“温磨”一词在古籍中出现频率远超“温馨”,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温馨”才取代了“温磨”的地位。“温磨”之所以能在典籍中占有绝对优势,主要原因就是“‘磨’是个生僻字,除了‘温磨’一词外几乎不用,普通人大都不认识,选用‘温磨’要比使用‘温馨’显得更为典雅,更有学问”(参见杨琳,2017:28)。

“械”字褻器义的来源有以下三种解释。杨树达(1937:18)认为“械”受义于“圜”,二者语音对转。黄纲正(1986:91)认为,上古时期褻器称为虎子,古人对虎既畏惧又厌恶,“威”通“畏”,故以威为虎子命名。虎子可以是木制,因此从木为“械”。黄青等(2010)则认为“械”字从威声,与“穉”影母双声,微月旁对转,因此以“威”表示小便器,直言其污秽。

杨树达举出贾谊《贾子·道术》篇中“诚动可畏谓之威,反威为圜”的例子证明“威”“圜”二者是由语音对转造成了意义相反的现象。但“反威为圜”指的是“威严的对立面则是软弱”,“圜”是软弱、猥琐、不足为惧之义,此义是由混乱义引申而来,与“威”没有关系,与语音对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且二者在这两个义项中意义相对,不代表这两个词的其他义项都相反,厕所义与威严义实不相关,更不存在语音对转相类。此说过于牵强。

“穉”与“威”二字未见有通假用例,黄青仅以二者读音相近就将其联系在一起未免显得轻率。

黄纲正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需要详细说明。

根据杨琳(2019:39),“虎子”得名于虎为阴兽的观念,应是先有虎子之名,后有虎子的形制。“‘虎子’是夜晚用的,其得名应该来自虎为阴兽的观念,有伺夜镇邪的用意。”而屎尿作为人体排泄物,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阴寒之物,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三:“人屎:寒。主疗时行大热狂走,解诸毒,宜用绝干者,捣末,沸汤沃服之。”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卷五十:“溺,气味辛,寒,有小毒。”作为承接屎尿的容器,夜壶自然也是阴寒属性,这也与虎之属性相符。由此可知,先秦时期“虎子”应是所有形制夜壶的统称,而后才根据名字造出虎形褻器。而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点,出土的虎子形制多样,虎形只是其中一种。比如故宫博物院藏战国晚期错金银鸟纹溺器,器型扁圆大腹,腹部饰鸟纹。洪山遗址博物馆所藏战国邱承墩墓出土的溺器也仅为圆腹、平底,未见虎形。

虎乃诸兽之首,古有“山君”“神兽”的称呼,具有威武勇猛的文化内涵,组成的词语也多表示威武勇猛,如龙腾虎跃、虎虎生威等。勇士称为虎贲,军队信物称为“虎

符”“虎节”。《汉书·王莽传》：“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正是由于虎的威猛，人们意识到虎难以征服，加上上古时期虎患猖獗，因此先民对它充满了畏惧。王充《论衡·遭虎》：“虎时入邑，行于民间。”《后汉书·刘昆传》：“先是崤、崑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

虎是威、畏的代表。春秋管仲《管子·形势解》：“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易其威。”“威”“畏”二字同音通用。《诗经·小雅·常棣》：“死丧之威，兄弟孔怀。”毛传：“威，畏。”春秋墨翟《墨子·尚贤》：“德威维威，德明维明。”《尚书·吕刑》作“德威惟畏”。

“虎子”一词说得多了，先民就很容易将夜壶与“威”“畏”联系在一起。木质虎子在考古发掘中也多有出土，年代大致分布在战国至东汉早期。据张士轩(2016:83)，“战国和西汉时期以铜质和漆木质为主，东汉以后被陶质和青瓷质代替”。其中湖南长沙五里牌战国楚墓出土以及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所藏的两个漆木虎子是我们见到的年代较早的，与“械”裘器义出现年代相符。这也很好地说明了“械”字从木的原因。

### 3. “械”在日语中的传播及发展

虽然“械”字在中国典籍中少见，但传到了日本，在日语中落地生根，意义都得到了保存。《古事类苑·器用部二十一》：“裘器：虎子；清器：械；尿管：完筒、泄瓶。”“械”又有俗字“榧”。橘忠兼《色叶字类抄》下卷：“械，粪。榧，俗用之。”菅原是善《类聚名义抄·木三》：“榧音威。”《古事类苑·器用部二》：“榧は本字にあらず借训也，本字は械也。”（“榧”不是本字，是借训。本字是“械”）角川《古语大辞典》：“榧·械，大便を受ける箱状の器。また、便器の总称。厕（かはや）に置かれ。”（接大便的箱状器。另外，马桶的总称，被放在室外。）

日语中就有“榧殿”“械殿”“榧箱”等词表示厕所。

(1) 右方有主基神殿、御榧殿、膳殿、白殿、柏殿等。（《古事类苑·神祇部二》）

(2) 古（いにしえ）には雪隠という所はなく、家の中に用便をする所を一間つくって榧殿とよび、大使用の清管（しのはこ）、小使用の虎子（おおつぼ）を置いた」と書かれている。（古时候没有叫雪隐的地方，家里建了一间小便的地方叫榧殿，放了大使用的清箱、小使用的虎子。）（伊势贞丈《安斋随笔》前编五）

洗马桶的女仆叫作“榧洗”“榧清”“榧澄”。《古事类苑·神祇部三十》：“朝臣一下仕四人、榧洗一人。”《古事类苑·服饰部十八》：“杂仕四人，白裳。御榧澄二人，白裳。”

“械（榧）”在日语中更常用的意义为“调节水位的水门”，即所谓的“堤通窠”“决塘木”。《色叶字类抄·地仪篇》：“械，ク井池～也。音威，波下伏窠具。”“窠”即“窠”，

“波下伏窰具”也就是放在水下用作水窰的设施。

(3) 造械引河水。(《古事类苑·政治部四十六》)

(4) 五年夏六月,使人伏入塘械,流出于外。(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十六武烈》)

这个意义的“械”同样可以用“樋”表示。《古事类苑·宗教部四十八》:“此时路有伏樋,而人不识之,忽车轮陷而不动。”角川《古语大辞典》:“樋·械,水路などで、せきとめた水の出入りに設けた戸。开闭して水位を调节する用を果すが、単に水の流れを遮るためのものもある。”(在水路中为堵截出入水口而设置的门。虽然有开闭调节水位的作用,但也有单纯阻断水流的作用。)

后又引申出雨水槽、导水管之义。太安万侣《古事记》下卷:“悉虽雨漏,都勿修理,以械受其漏雨,迁避于不漏处。”小村清矩《古事类苑·姓名部二》:“男荒人,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御世,遣佃葛城长田。其地野上,溉水难至。荒人能解机术,始造长械,川水灌田。天皇大悦,赐械田臣姓也。”成岛司直《德川实纪》第五编:“深川边上水下水浚利,以樋修理。”

在汉语中已经难觅踪迹、几成死字的“械”却在日语中生命力旺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达到鼎盛。遣唐使们将中国书籍带回日本。日本国内为学习汉语的需要,对中国的字书、辞书或直接使用,或略加增删,撰写了譬如《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等以中国字书和韵书为底本的字书。日本人依据字书学习汉语的时候,并不会刻意区别哪些字仍在流传,哪些字几近消失,因此,诸如“械”之类的汉字在日本重新焕发了生机。

#### 参考文献

- 何宁 1998 《淮南子集释》(上),中华书局。
- 黄纲正 1986 《长沙出土的战国虎子及有关问题》,《文物》第9期。
- 黄青 黄巽斋 2010 《〈说文解字·木部〉形声字之声旁假借》,《说文学研究》第4辑。
- 李秀华 2010 《〈淮南子〉许高二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方勇教授。
- 杨宝忠 2018 《疑难字的负面影响》,《近代汉字研究》第1辑,河北大学出版社。
- 杨琳 2017 《温馨·温磨的源流》,《文化学刊》第7期。
- 杨琳 2019 《俗语“吃豆腐”及豆腐异名“白虎”的由来》,《寻根》第6期。
- 杨树达 1937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商务印书馆。
- 张士轩 2016 《战国至汉代漆木虎子初步研究》,《东方博物》第1期。
- 张双棣 1997 《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振铎 2001 《字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健行)